

一九二四至
一九二八年

歐戰時美國

大學

商務印書館發行

梁甌第著

一九一八年至一九一四年
歐戰時美國的大學

商務印書館發行

中華民國二十九年十一月初版

(31418.1)

☆ 一九一八年至一九一四年 歐戰時美國的大學一冊

每冊實價國幣捌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著 者 梁 頤 第

長沙南正路

發 行 人 王 雲 五

印 刷 所 商 務 印 書 館

各 埠

發 行 所 商 務 印 書 館

版 權 所 有
翻 印 必 究

(本書校對者喻飛生)

序

本書是拙著戰時的大學姊妹篇之作。其主要材料，根據 Parke Rexford Kolbe 著 *The College in War and After* 一書，旁及一九一四——一八年間 *School and Society*; *Educational Administration and Supervision* 等雜誌關於美國教育的文字，但是，結論卻是作者自己的。P. R. Kolbe 所著一書，係一九一九年由 D. Appleton and Company 出版，內容充實，富於調查資料及具體事實，頗足供我人的參閱及深思。該書關於戰後的部份，因敘述欠詳，不切實際，故予從略。

作者於二十七年十月二十一日在廣州大火中隨隊最後撤退，衣物書籍，悉遭喪失。數年來辛苦研究完成的論文——書院教育之研究，凡二十五萬言，亦無法攜出，敝帚自珍，深自惋惜。敵人雖能焚我物質，毀我生命，但絕不能滅我文化。國難方殷，惟有加倍奮勵，心力並瘁，以期襄成抗戰苦業，建國大計。此心此志，願與教育同人，青年男女，共勉毋忘。

本書的出版，摯友富伯寧先生匡促最力。富先生不幸於二月十日為襄助大學遷徙，以身殉校。作者謹對此數年來研究上的同工，生活上的良伴，工作上的畏友——心理學者富伯寧先生致無上哀榮的敬禮，并虔獻本書作為哀悼他的一個小小紀念。

目次

第一章	緒言	一
第二章	歐戰時美國大學的學業情況	八
第三章	歐戰時美國大學的課程	二四
第四章	歐戰時美國大學的科學服務	三五
第五章	歐戰時美國大學的學生軍訓練營	五三
第六章	歐戰時美國大學的女生	六七
第七章	歐戰時美國大學的戰時工作	八五
第八章	結語	一〇七

一九一四至一九一八年 **歐戰時美國的大學**

第一章 緒言

——歐戰時美國大學的動員

無論在平時，在戰時，進步的國家，總要把教育薰烘上豐富的民族色彩，教育可以養成侵略的公民，也可以養成萎靡的人民；每個獨立的國家，爲了牠的生存和安全，必須具有能夠隨時應戰，隨地應戰的條件；要能夠隨時應戰，隨地應戰，教育跟軍事、經濟、政治一樣，亦同爲戰爭之一重要工具。

歐戰時各國教育的設施，就是一個強有力的證明，教師從戎，學生投軍，青年參加救護軍訓，員生踴躍捐輸與節約，生產與製造，成爲學校的正課，教難、教傷成爲教育的主要事業，學校軍營化，教育戰爭化，這些事實，都反映出教育工作的不可輕侮及其重大能力。在戰爭進行中，沒有教育的助動，國家將會沒有元氣，人民將會沒有自信力，軍事、經濟、政治的總動員，將都會受到功虧一簣的挫敗。

歐戰時美國的教育，參戰前和參戰後，顯然有絕大的差異，前者是鬆弛的，正常的，緩進

的，後者卻是緊張的，變常的，急進的。美國於一九一七年宣佈參戰以後，在教育方面，我們可以看見，教育戰時動員的組織成立了，教育戰時的部門開始工作了，教育戰時的法令和條例公布執行了，各級學校的課程與活動改變了，中上學校的研究及製造轉變了，臨時的特殊教育工作增多了，這些說明了什麼？這些說明了教育是人類生活的一環，人類生活一有變化，教育也自然跟着起了變化。

美國參戰後首先發生反應的教育體系，是居於領導地位的大學，一九一七年五月五日，全美戰時大學會議，在華盛頓州舉行，出席代表到了一百五十人，大會召集的目的，是宣言對於祖國的擁護，商討爲國服務的工作，把大學作爲國家的財產以貢獻於戰爭，他們的公告高聲疾呼地說：

「我們認爲我們的大學要從各方面來工作，務使在國家當前的危難中，能盡其最大任務以爲國家效力。」

「因此：第一，我們相信，凡未屆軍役年限及未受職務委托的青年，當學校設備有利用機會時，宜鼓勵他們努力從事於有效之工作，無論那些工作是戰時需要的或戰後需要的。」

「第二，我們相信，大學應要改變校曆和課程，使其能充分適應國家當前的需要，并能充分利用學生的時間，學校的建築，設備及各類機械等等。爲達到這個目的，我們提議各大學將一個學年分爲四個單位，每單位佔十二星期，使各學程在必要時，能每年有一次之重設，并以

適應糧食生產之需要。

「第三，我們相信，在現代戰爭中，實用科學最爲重要，凡從事於專門課程者，如醫科、農科、工科的學生，應繼續其訓練，以底於成，蓋如此爲國効勞，較投軍服務更有價值，更有效率。

「第四，我們相信，政府應鼓勵并籌備，使所有大學學生在退伍軍官指導下進行軍事訓練或請著名軍事專家教授戰術，而大學課程亦應有軍事訓練一門，其辦法應以一九一六年六月國會頒佈的法令爲依據。

「第五，我們相信，內政部教育局與聯邦農業部應會同國防會議顧問團之科學顧問，教育顧問，工程顧問等協力合作，和衷共濟，使聯邦政府各院部與高等教育機關，聲應氣求，息息相通。

「最後，我們相信，高等教育機關尙須負有一個教育的任務，就是散播關於戰爭問題的正確知識，和解析戰爭的真正諦義。」

這正是大學推行戰時教育的起碼條件，學生的戰事服務，學校的改變學制，科學的繼續研究，青年的軍事訓練，戰爭的正確宣傳，都是大學本身對於國家應具備的教育性能，上述的公告，非但沒有在戰時停閉大學的意思，反而強調了大學在戰時的功用，反證一國高等教育必須維持的理由，并且確定了大學的作戰目標，使全國的大學，都在同一的目標下，進行工作。

全美戰時大學會議，引發了全國的非常教育會議 (Emergency Council of Education)，此會議初為總統 Wilson 所提議召集，旋在美國大學聯合會的領導下，正式成立，參加此會議的大學組織，有美國大學聯合會，美國專科大學聯合會，州立大學聯合會，美國農科大學及農場聯合會，美國教授協會，美國醫科大學聯合會等。該會議的主席是 Carlton 大學校長，會計是 Oregon 大學校長，它的重要使命在使全國各級學校一切資源能完全為政府所處置與使用，不斷供給戰時的需用人才，盡量加多各級學校的愛國事業，並準備擔負戰後改造國家的責任，該會議曾向美國各大學建議設置法國婦女入學免費學額，提倡政府管理大學軍事訓練及其他事業等，對於戰時很有貢獻與成績。

在美國，國民徵役年齡本以二十一歲以上為限，一九一八年始提早為十八歲以上。一九一七年美國參加歐洲大戰時，學校青年因未達徵募年齡，請求出征歐洲者風起雲湧，極令政府及學校當局感覺困難。當時陸軍總長 Parker 氏曾嚴正宣言：「一個中學生所能幹的最有用事業，就是修完他的功課，因為國家將於數年後需要一幫訓練有素，國家建設的通人。」但是，大學學生的參戰潮仍嚴重異常，於是總統 Wilson 書致國務卿 Lane 一封親筆函，對青年男女致如下的勸告：

「親愛的國務卿：

「你那引起我注意的問題，是非常重要的，正如你所估料，假如受高等訓練的人無故減少

了，在這次的戰事中，美國成功的希望將會受着重大的打擊，美國將來比較任何時候都顯然需要更大量的各種應用科學專門人才，這種人才無論在戰時及在戰後均極需要；所以，我毫無遲疑地勸諫各大學及專門技術學校，盡力持續他們平日原有的課程。這些學校不久定必有許多青年到國家的軍隊中工作，然那些不到強迫入伍年齡的人，和那些來不及應徵的人應該認定：他們如果能夠熱誠勤勉地去修習他們的課程，他們便是在準備着大有益於國家的服務。我尤其特別勸諫那些離開中學的青年人盡力利用大學及專門技術學校所給予的機會，使國家終歸不會缺乏熱練的男女人才。

一九一七年七月二十日 WILSON J

這一封信表現在教育上的意思，是教育須戰爭與建設并顧，戰時與戰後兼重，各級國民都應站在自己的崗位上來做本位的努力，以待政府的非常召集，決不應只顧目前，不顧將來，只到前線，不留後方，以紊亂社會秩序，自擾國家步驟。但是，話雖如此說，為國為國的青年，不惜犧牲學業生命，自願捨生忘死，効忠疆場，其摯愛狂熱的精神，亦似是不可厚非的。

美國對德宣戰以後，大學的學生除了踴躍赴戰，參加戰事活動以外，在職員生及校友，皆有宣言効忠的禮節，以表現其愛國熱心及為國犧牲的決心。一九一七年五月，PENNSYLVANIA 大學校長，John Hibben 於舉行大學畢業典禮之前，發出致全校校友的短柬，東內滿殆嚴肅瀟感之辭說：

「我們甚望星期六舉行畢業典禮之日，能成爲本校同人一個值得紀念的日期，在這國難當中，我們固然無心沿俗舉行慶祝，但這個日子卻可給予我們一個機會來表示我們不獨對於 Princeton 大學盡忠，而且對於國家也是同樣的盡其忠誠。自來我們每當畢業典禮舉行時，我們必爲愛校的精神所吸引，因而回憶往事前情以及過去的老友，然若我們現在以盡忠國家而盡忠 Princeton，那真是不特絕非難事，而且是一件最自然的事！」

「我們現在替星期六日下午及晚上計劃一個會議程序，這個程序將能給予我們機會去表現我們的愛國熱誠，及表現我們爲着親愛的祖國而受困難，甚至任何犧牲的準備，我希望不但是那些有特別關係的人，而且一切新舊的畢業生，都能回來母校參加這個愛國的禮節。」

一九一七年五月九日 John Hibber]

美國參加歐戰之初，爲了適應戰事的需求，幾乎所有的軍事組織，都個別自動設立各種學校，以訓練作戰的技術人才。他們訓練的目的，各有不同，其組織行政亦不一致。稍後，一個因集中統一軍事教育活動的組織——教育及特種訓練委員會 (Committee on Education and Special Training) 正式成立，以研究技術人員各種任務的需要，規劃選拔訓練人才的方法，促進教育與軍事的互助，及在大學中從事某種特殊技能之訓練爲最大任務。

教育及特種訓練委員會，雖由陸軍參謀部，憲兵司令部，高級副官處三軍事機關組成，但該委員會另設顧問部，作爲諮詢和設計的機關，大學代表爲顧問之一，在會中很起主動的作

用；同時各大學的職教員，調派在該會工作者，更不在少數。例如：他們計劃在一九一八年十月一日以前訓練二十項基本技術的專門人才十萬人，爲期僅短促的七個月，假如沒有美國各大學不分畛域的協助，便很難有成功的希望。技術訓練因利用大學機械工程實驗室設備之故，結果，成立訓練所一四〇處，至六月底，訓練有素的人員已達三萬四千人；這樣一來，就給陸軍部一個信任的真憑據，准許繼續并擴大他們的工作。

大學因戰事而從事的活動，驟然看來，似乎是離開了大學本身的職能而從事一種特殊的活動。其實，這種活動並沒有怎樣損害大學的功用，或降低它的標準。他們之接受戰時工作是爲了正義，爲了祖國，這種純粹的愛國舉動，更不受任何輿論的指責。美國大學受戰事的影響，學費減短的損失，年達二百萬金元，至歐戰結束之日，大學因財政不足之故，已有一間大學及十二所低級學院宣告停閉。

美國之參加歐戰，爲歐戰開始後第三年，參戰之時期既甚短促，故在動員上各部門，均未發揮其最大的效率與威力；雖然如此，美國的戰時教育及其計劃，尤其是戰時狀態中的大學，牠們的設施及工作活動，仍有其獨到之處，所謂歷史就是經驗的教訓，還值得後人來研究與例助的。

第二章 歐戰時美國大學的學業情況

美國的大學生活中，以學業情況爲最富有傳統性質，所有的事業，如學校曆，學分，行政及習慣，均爲恆久的習俗所狃制，反過來說，要變更大學課程的內容，比較行政之某部分的變革更爲容易。例如多數的大學均於九月開學，五、六月結業，此種辦法，襲行已久，夏季成爲大學學年中反常的部分，與工作的平常學期不相稱，戰爭說明了大學生活習慣變革的需要，它的第一個影響，在大學曆上甚爲顯明，但爭執亦甚大。許多年前歐洲傳統遺留給美國大學的是三四個月的假期，其原意乃使學生在假期內能致力於獨立的研究及自學，在美國暑假供給學生作此類之使用非常少見。普通的習慣，學生不是耽溺於娛樂，便是從事於職業，以期於第二年能經濟自給。事實上，後者的辦法已相習成風，使主張保留假期者，振振有辭。戰事既起，各部門的服務非常迫需，遂有取消暑假之議。一方面爲了速成有訓練的指導者及科學家，他方面爲了增加工廠及農場的大量生產，學年的繼續，所謂「四季制」遂成爲第一種爭論的意見。第二種意見則恰與上述成正反對，進而主張需要一個比較以前更長的暑假，四季制答復反對派的挑戰，指出施行四季制之後，可以任選四季中任何一季作爲假期之用，無呆板浪費之弊。暑假的擁護者，指出工作集中於九個月，以代替十二個月，可以節省許多經濟上的耗費。在成立

學生軍訓練營，應用四季制以前，美國大學對於此兩大勢力的實際反應各有不同。

據二三〇校大學的報告，在學生軍訓練營未成立時，有一一一校對日常的校曆，未有若何的限制，大約戰前的暑假并未受擾亂之故。有一〇七校則減短學年，延長暑假，採用四季制僅一、二校。

至於保持舊制的學校，為數亦甚少，其中最主要的代表為 *HARVARD VASSER*，及其他東方大學等，女子大學則因不關經濟與軍事之故，多屬於舊制的代表。有些學校對於校曆之變革曾予以嚴密之考慮，有些學校則逕以為這種改革是不合理的，例如 *SHREVEPORT* 大學稱：「保持平常的學季不加以變更，必有美滿的服務成績。」只有一間大學於試行新制之後，又恢復舊制，即 *HOPKINS* 大學，據言：「一九一七——一八年取消春假及其他假日，該學年得提早二週結業。翌年擬復用舊制，不事變更——因為變更的結果，發生許多工作上麻煩之故。」

那些延長暑假的大學，最初并無需要改變的反應，直至一九一八年因為種種的限制，始開始於一九一七——一八年學年的第二學期。其所以改變的原因，據各校的申述，都是配合戰爭情況的緣故，主要的理由是爲了使全體學生能在一繼續不斷的時期，替農業、工業尤其是戰時工業工作。還有一個理由是爲了召集學生入訓練營，并將課室供給與教育及特種訓練委員會送來的訓練支隊。有的學校會將減縮學年的問題，由學生及教職員來投票核定。爲減縮學年而採用的方法非常巧妙，如減短學校內的假期，合併考試日與畢業典禮週，釐定六日一週的功課

表，以及所謂「強度工作」等。有好些學校每年上學的習慣總數仍舊保持；即工作的時間，不稍減少。有二間學校由三十六週減為三十四週，有些學校甚至於計劃減縮至三四週以上，此種擬議有些係受煤的缺乏所影響，使大學在冬季不得不反常的做長時間的停閉。大學學年最短并且互為一致的是農業大學，因農科的學生，在春季須從事農場工作之故。在另外一方面某種專業學校，尤其是醫科及小數工科大学（如 Rensselaers, Stevens. 等）都適宜於夏季的繼續學業，以期學生提早畢業。事實上，由於 Clark 大學的長久試行及現在作為 Yeshiva 戰時緊急方針的示例，大學有從四年的課程減併為三年的顯著趨勢。

在上述學生軍訓練營未成立前採用四季制的十二校大學中，有九校是在密士失必河以西，其興盛的可能性，可由 Thirop 大學工科的陳述，得到最好的解析：

「大學學年已分為四個學期以代替二學期，暑假亦繼續上學。……大學現加緊第三、第四年級的學業，使第一年冬季是三年級的學生能夠在第二年九月上四個學季課之後畢業。在平時畢業前九個月，學生仍須於上年的夏季繼續學業，本校於學年中招收新生一班，并於夏季繼續課業，自二月至九月修定一年的課目，以便該生等於入學後秋季能升入二年級。」

有些學校施行四季制，乃為發展夏季的產物， Alfred 大學稱：「一九一八——一九年本校施行三季制，補充本年的學期制度，夏季須發展為第四學季——目前夏季僅為學期之二分之一。」 Ashland (Ohio) 大學曾試行一種新的計劃，據報告：

「由於城市工廠及農場勞作的不敷數額，大學乃與城市廠主及商人計議，擬定一種計劃，除星期六外，學生每日上午在校就學，下午在商店，工廠或農場工作。」

大學戰時方針的最困難問題，是大學及其人員在戰時服務中，無論為軍事或文事，其與學校關係連續底問題。幾乎大學每校都有教職員在各種機關內服務，假如服務的時間是短期的，他的戰時工作又不受政府的薪俸，那一般的處置是照舊支付全薪；假如服務的時間是長期的，多數的學校准予請假，極少數予以退職，凡請假的人員可以復職。甚至於有些大學仍承認戰時服役的教職員，為校內人員的一分子。

從二二五校大學的報告，只有十一校對於擔任戰事義務的在假人員繼續支薪，有二一校採取政府支薪與大學原薪間不足之數，由大學補足的辦法。有八五校對脫離教務的人員停止支薪，有一〇四校不固守一定的方針；但就個別事情而言，多數均不許支薪，對於下一問題的最普通意見，可申述如下：

「因參加戰時服務而缺席的教職員，他們薪俸的繼續支給應該採取如何的處置呢？對此一問題，各校的答案并不同一：

「本校有一人在法國基督教青年會工作，其全數薪俸應支給代課人的，仍由其家庭支領。」

「離校人員一律不支薪，本校受戰爭的打擊甚力，續職是有問題的。」

「從事戰爭服務的教職員，准予離職，但仍享有屬於大學產業的住宅的特權，薪俸則不繼續支付。」

「法規并不准許支付薪俸給離職的教師，其離職轉入海陸軍服務的教師亦自如此，但他們在戰後回原校復職卻是可能的。（某州立大學）」

「有八人入戰事服役，准許離校者僅一人，薪俸停付。」

「對服役戰爭的人員支全薪較少於由政府支俸，有時則由政府薪金添補。」

「本校從事戰時服務的教職員，他們所受的薪俸，較在校為優。當本校需要延聘別人代替他的職位時，他便不能繼續原職。」

「上年大學曾補足離職從事政府工作的人員薪俸缺額，本年擬放棄此項政策。」

「現從事於戰爭服務的教職員有十人，他們均不定期的離校，不支薪。但如大學的情形允許時，他們可優先回復原職。」

「教職員從事戰爭服務的支薪情況各個不同。如某某先生（糧食行政者）離職支全薪，某某先生（在法國紅十字會工作）支全薪。某某先生（基督教青年會工作）支半薪，其他從事常時服務的，不支薪。」

「提高戰時工作薪金及大學工作薪金以充實薪俸底決議曾實現過，但此種決議僅以一年為限，將來對於大學教職員參加海陸軍，擬有嚴格的限制。」